

俄罗斯（苏联）中东政策的演变

吴冰冰

内容提要：从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苏联将南侧三个邻国作为中东地区的重点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在中东一边清除德国势力，一边扩大在阿拉伯国家的影响。1955年苏东集团向埃及提供武器以及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的爆发标志着美苏在中东对峙的正式形成。从1956年到1976年，苏联依托以埃及为核心的阿拉伯共和制国家与美国在中东展开对抗。随着1976年苏联与埃及关系的破裂以及随后一系列政策失误，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力日渐萎缩。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由于外交政策的前后不连贯出现全面萎缩。2000年开始，俄罗斯在中东推行全方位外交以恢复和扩大影响力，2011年中东变局的爆发推动俄中东政策出现更为积极进取的态势。

关键词：俄罗斯 苏联 中东 外交政策

俄罗斯（苏联）所推行的中东政策，是在国际战略格局的框架下，为维护其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而制定的。俄（苏）的中东政策既受到该国综合国力的制约，也受到该国国际关系主导理念的影响。

一、俄罗斯（苏联）在中东的利益与外交布局

中东地区东起阿富汗、西到大西洋，北接前苏联南部边界和地中海，南达印度洋西北部和撒哈拉沙漠，在国际地缘战略和能源格局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由于中东地区紧邻苏联南部边界，苏联解体后与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接壤，持续

吴冰冰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言文化系副教授。

影响着俄（苏）的南翼地缘安全，因此俄（苏）在中东地区有着持续的地缘安全利益。这一利益有时与俄（苏）在中东地区的其他利益相互交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维持南翼地缘安全的利益与消除德国影响的战略利益联系在一起；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则与反对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斗争密切关联。苏联在维护其南翼地缘安全利益时，曾经采取过错误的政策，其结果是在更大程度上损害了这一利益。二战结束后，苏联对伊朗和土耳其的强硬政策将这两个国家推向亲西方阵营；而1979年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则严重削弱了苏联的战略地位并极大地消耗了苏联国力。

从战略利益方面看，中东地区是俄（苏）与其主要对手之间斗争的重要舞台和竞争的重要筹码，也是展示和推行其国际关系理念的主要平台之一。俄（苏）在中东的战略利益是与国际战略格局密切联系的。

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多极格局下，苏联在中东地区战略利益的演化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苏联一直面对列强的严重威胁。“布尔什维克领导层长期以来一直预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间必将发生大规模的对抗，并且将英国与法国作为主要的敌人……在30年代，对法西斯主义威胁的担忧与日俱增。”¹ 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并没有最终消除对苏联的安全威胁，不到两年后的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在这一阶段，苏联的核心关切是应对来自欧洲的安全威胁，同时由于自身国力有限，因此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不突出。第二个阶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作为盟国的一员对抗包括德国在内的轴心国集团，因此在中东地区拥有肃清德国势力的战略利益。

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91年苏联解体，国际战略格局是雅尔塔体系下苏美对抗的冷战两极格局。在这一总体格局之下，苏联在中东地区战略利益的演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一，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尽管苏联和美国是全球冷战的两极，但在中东地区，苏联将英国殖民主义作为首要对手。其二，从1956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与美国在中东展开激烈争夺。苏联不仅通过军事和经济援助支持亲苏国家，而且还努力在这些国家中推行以阿拉伯社会主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政治模式和经济社会发展道路。1976年苏联与埃及的关系全面破裂后，苏联在中东地区与美国对抗、推行苏联意识形态以及维护自身南翼地缘安全等方面，都日益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局面与苏联国力的减弱联系在一起。从1971年到1980年的第九和第十个五年计划看，苏联经济的发展速度明显放慢；到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经济停滞的现象日益明显，苏联社会逐渐出现危机的迹象。其三，从

1 [美] 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美] 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杨烨等主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96页。

1985年到1991年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试图从根本上调整苏联的外交政策,不再把美国视作敌人并放弃推广自身的意识形态,在中东地区“与事实上一直是美苏两国处理该地区事务基础的‘适度紧张’战略决裂”。¹在戈尔巴乔夫看来,1990年的“海湾事件堪称两个超级大国在地区危机中所作所为的一道分水岭:它们破天荒协调一致地采取行动”。²

从苏联解体至今,国际战略格局呈现出一超多强的局面。俄罗斯在中东战略利益的发展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1991年到1999年叶利钦执政时期。“20世纪90年代初,叶利钦掌管下的俄罗斯似乎正迅速靠近其冷战时期的敌人,寻求加入全新的民主的西方。但这种向西方的迅速靠拢很快因为国内反对和国外质疑而中止。到了90年代中期……俄罗斯希望成为利益取向完全不同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独立的国际角色”。³叶利钦执政初期,俄罗斯国力衰弱,其中东影响力急剧萎缩,而转型中的俄罗斯对中东国家也不再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吸引力。“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俄罗斯对外战略的调整,俄罗斯在国际上强调其大国地位,而中东则被看作是俄罗斯施展大国影响力,提高国际威望的重要场所”。⁴其二是2000年普京上台以来。普京2000年上台伊始,在中东政策上“以修复和发展同中东国家的关系为主,并积极显示了俄罗斯外交的主动性与独立性”。⁵2006年,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基调开始发生明显转变,背后的主要原因包括“能源价格上涨、伊拉克战争以及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⁶2007年2月普京在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强调反对单极模式。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伊核问题和2011年爆发的中东变局等重大事件上,俄罗斯刻意突出自己维护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立场,力图在该地区成为针对西方国家的替代性选项。

俄罗斯刻意突出自己维护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立场,力图在该地区成为针对西方国家的替代性选项。

除了地缘安全利益和战略利益之外,冷战结束之后,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经济与能源、反恐与非传统安全和防扩散等方面的利益也日益凸显。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经济与能源利益已经日益成为苏联和此后俄罗斯制定中东政策的一个重要考虑。1993年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基本原则》就已提出,俄罗

1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下册,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86页。

2 同上,第996页。

3 [美]杰弗里·曼科夫:《大国政治的回归:俄罗斯的外交政策》,黎晓蕾、李慧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4 冯绍雷、相蓝欣主编:《俄罗斯与大国及周边关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页。

5 郑羽、柳丰华主编:《普京八年:俄罗斯复兴之路(2000—2008)外交卷》,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第300页。

6 [美]杰弗里·曼科夫:《大国政治的回归:俄罗斯的外交政策》,黎晓蕾、李慧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

斯关注中东的丰富能源和经济实力,应通过互利的经贸关系促进俄罗斯的经济复兴。在反恐等非传统安全利益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日益严重,尤其表现在车臣战争和针对俄罗斯的恐怖袭击中。2000年、2008年和2013年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都提到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问题。俄罗斯在中东地区防止核扩散的利益是在21世纪初随着伊核问题的发展而凸显出来的。2000年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只是提到针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计划支持设立亚洲无核区,而2008年和2013年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则明确围绕伊朗核问题提出在中东地区落实不扩散核武器机制的问题。

可以看出,俄(苏)在中东地区的利益有一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当前,俄罗斯在中东的主要利益包括:在战略上,利用中东与其他大国尤其是美欧等国周旋,增加与其他大国博弈的筹码;通过坚持尊重主权、反对外部干预尤其是军事干预的原则,通过坚持联合国安理会的核心地位以及国际法的基本准则,树立俄罗斯的大国形象,为该地区国家在西方国家之外提供替代性选项。在地缘安全上,确保中亚与南高加索地区的安全,以防中东局势通过影响这些地区间接威胁俄罗斯的自身安全;反对暴力恐怖势力,尤其是与“基地”组织相关联或有相似意识形态的暴力恐怖组织,同时应对贩毒、走私与有组织犯罪等其他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尤其是防止核武器从南侧威胁俄罗斯的安全。在经济上,为俄罗斯争取更大市场,与中东国家合作扩大俄罗斯的能源利益。

结合国际战略格局和俄(苏)在中东地区利益的发展,可以将该国在中东地区外交布局的演变划分为以下几个具体阶段:

1)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前(1917—1941年)。苏联出于南翼地缘安全的考虑,重点关注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2)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1941—1945年)。苏联出于抗击德国的需求,在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清除德国势力,并出兵占领伊朗以保障盟国援助苏联的运输通道;与此同时,借助与英国的盟友关系,与埃及等国建立外交关系,进入阿拉伯世界。3) 建立战略支点(1945—1956年)。苏联先是把以色列作为反英的支点,1955年之后转而将埃及视为新的支点,并以苏伊士运河战争为契机严重削弱了英国在中东的势力,苏美对峙的格局在中东开始形成。4) 支持以埃及为核心的亲苏阵营(1956—1976年)。苏联以埃及为中心,打造包括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南北也门、阿尔及利亚等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在内的中东亲苏阵营,与包括以色列、土耳其、伊朗和阿拉伯君主制国家在内的亲美阵营对抗。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战败,这是对苏联中东政策的重大打击。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埃及日益质疑苏联的实力,转而采取与美国接近的路线。1976年,埃苏关系全面破裂。5) 在亲苏阵营内部寻找新的核心(1976—1985年)。中东亲苏阵营依然存在,但苏联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支持前后并不连贯,二者都没能取代埃及成为新的核心;反对埃以

媾和的“拒绝阵线”效果不佳；而1979年入侵阿富汗更是严重打击了苏联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形象，也极大消耗了苏联的国力。6) 戈尔巴乔夫的全面调整(1985—1991年)。苏联采取了和平解决阿以冲突、苏以建交、减少对叙利亚军售、埃苏和解和从阿富汗撤军等一系列举措。苏联中东政策的调整并没有改善其在中东的地位，也未能有效维护其在中东的利益，中东的亲苏阵营最终崩溃。7) 叶利钦时期(1991—1999年)。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地缘安全、经济和能源以及反恐与非传统安全利益日益突出，但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全面萎缩。8) 2000年以来。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利益涵盖战略、地缘安全、经济和能源、反恐与非传统安全以及防止扩散等方面，试图通过全方位外交以恢复和扩大在中东的影响力。

总的来看，俄(苏)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从1917年到1976年是一个上升周期，其外交布局从南部邻国扩展到整个中东，并进而与美国展开激烈较量，在中东形成亲苏和亲美两大阵营并立的局面；从1976年到1999年是一个下降周期，外交布局重回以周边为重的时代，影响力不断下降直到全面萎缩，盟友所剩无几。2000年之后，俄罗斯通过推行全方位外交努力恢复和扩大影响力，2011年爆发的中东变局进一步推动俄中东外交出现更加积极进取的态势。

二、从十月革命到苏美中东对峙形成(1917—1956年)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在列宁的领导下，苏维埃俄国(苏俄)最初把推进世界革命、打破资本主义包围作为外交政策的基本思路。1917年11月8日，苏俄政府颁布《和平法令》，主张签订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条约；12月3日发表《告俄国及东方全体穆斯林人民书》。在此基础上，苏俄废除了与土耳其、伊朗、阿富汗等国的不平等条约。1920年苏波战争的失利以及1921年“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得苏俄把外交政策从推动世界革命转为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苏俄在外交政策调整的过程中，于1921年分别与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缔结了友好合作条约，并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

从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苏联在中东地区的重点是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三个邻国，在阿拉伯国家影响力有限。苏俄和土耳其凯末尔政府在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1921年3月，双方在莫斯科签订《苏土友好条约》，苏俄政府获得了第一个外交上的正式承认。1925年12月，双方在巴黎签订《苏土中立与互不侵犯条约》，保证互不侵犯。但1936年土耳其签署关于黑海问题的《蒙特勒公约》，未能满足苏联关于非黑海国家军舰不得自由进出黑海的要求，引起苏联不满。1938年，凯末尔总统逝世，新总统伊斯麦特·伊诺努(İsmet İnönü)日益转向纳粹德国，苏土关系开始疏远。尽管伊朗与苏俄1921年2月在莫斯科签订了《苏伊友好条约》，但伊朗对苏联的态度一直比较冷淡，

德国势力在伊朗的扩展更加剧了苏联的担忧。1921年2月,苏俄和阿富汗签订了《苏阿友好条约》,1926年又在喀布尔签订了《苏阿中立与互不侵犯条约》。此后,苏联与阿富汗的关系保持了稳定发展。1924年苏联曾任命驻希贾兹(Hejaz,又译汉志)¹的外交代表,1925年苏联承认伊本·沙特(Ibn Saud)为希贾兹国王。1928年与也门建立了外交关系。但1938年苏联宣布关闭驻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外交机构,其在阿拉伯国家的外交事务由苏联驻土耳其和伊朗大使负责。

1941年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对苏联和盟国而言,经由横贯伊朗的铁路向苏联运送物资成为支持苏联对抗德国的关键,而伊朗政府则对德国击败苏联存在幻想,不愿清除境内的德国势力。1941年8月,苏联和英国从北南两侧分别出兵伊朗,9月礼萨·沙(Rezā Shāh)国王被迫退位流亡,由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ā Pahlavī)继位。苏联和英国对伊朗实施分区占领,美国势力也于1942年进入伊朗。土耳其政府的亲德立场加剧了苏联与土耳其的疏远。1941年6月18日,土耳其与德国缔结了为期10年的《土德友好与互不侵犯条约》,威胁到苏联南部边界的安全。土耳其迟迟不愿断绝与德国的关系,直到1944年8月诺曼底战役胜利在望时才宣布与德断交。对于阿富汗政府的亲德立场,苏联于1941年10月提出警告。随即,阿富汗政府做出驱逐德国人的决定,维护了苏阿关系。在力保南部边界安全的同时,苏联还加紧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1943年8月,苏联与埃及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44年,苏联与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样,“近百年来,俄国人一直想进入中东阿拉伯世界的愿望,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现了”。²

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土耳其、伊朗与苏联的矛盾激化,转而成为美国的盟友;在阿以冲突问题上,苏联从支持以色列转为支持以埃及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在总体战略上,苏联从以反英为主转为以反美为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伊朗要求根据1942年《苏、英、伊三国同盟条约》的规定,所有外国占领军在1946年3月最后期限之前撤出。1945年,苏联支持伊朗北部的阿塞拜疆省和库尔德地区分离运动。1946年1月,伊朗在联合国控诉苏联;4月,苏联和伊朗达成撤军协定。面对苏联的威胁,伊朗选择转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1945年,苏联宣布废除1925年签订的《苏土中立与互不侵犯条约》,并对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1946年,苏联要求修改关于黑海海峡的《蒙特勒公约》。面对苏联的强大压力,土耳其开始把美国视为安全依靠。1947年,美国推出“杜鲁门主义”,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以对抗苏联的威胁。1952年,

1 历史上曾属于埃及和奥斯曼帝国。1916年哈希姆家族的谢里夫·侯赛因建立汉志王国,1925年被内志王国吞并。1932年并入沙特阿拉伯王国。现分属沙特阿拉伯塔布克省、麦地那省和麦加省管辖。

2 刘竞、张士智、朱莉:《苏联中东关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6页。

土耳其正式加入北约。

1950年,美、英、法发表关于中东政策的《三国宣言》(Tripartite Declaration)。1951年10月,三国与土耳其发表关于建立中东司令部的宣言。1952年10月,美国提出成立中东防务组织。随后,美国又提出第三个中东区域防御的计划,希望伊朗、土耳其、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组成“北层联盟”(North Tier)。1955年,伊拉克和土耳其缔结《巴格达条约》。随着英国、巴基斯坦、伊朗的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宣布成立,该组织成为中东地区反苏的军事联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与除海湾阿拉伯君主制国家之外所有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从1945年到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苏联几乎是全神贯注于把英帝国主义从中东驱逐出去。其结果是莫斯科将犹太复国主义视为有助于削弱英国存在的力量,而将大部分阿拉伯世界视为亲英。”¹在此基础上,苏联采取了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建国的立场。1948年5月以色列宣布建国后,苏联迅速予以正式承认并建立了外交关系。1949年,苏联支持以色列加入联合国。1952年埃及革命之后,由于自由军官组织对埃及的共产主义组织持排斥立场,苏联对纳赛尔采取了敌视态度。1955年7月,时任苏共中央书记的谢皮洛夫率领苏联代表团赴埃参加革命三周年纪念活动,被纳赛尔的演讲打动,这对苏联的埃及政策也产生了影响。曾经担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和总理的普里马科夫称之为“根本转向”,即从以阿拉伯政权对待其国内共产党组织的态度作为判断是否对苏友好的标准,逐渐调整为“社会主义方向”理论,即这些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之后的起始阶段,可以设定自身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²在美国根据1950年《三国宣言》的规定拒绝向埃及提供所需武器的情况下,1955年9月,埃及宣布与苏联达成军火贸易协定,苏联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向埃及供应先进武器。这被视为苏联深度进入中东的重要标志。

1956年苏联表示愿意为埃及阿斯旺大坝的建设提供资助。7月,纳赛尔宣布埃及对苏伊士运河实施国有化,苏联表示支持。10月,以色列、英、法三国入侵埃及,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11月,苏联表态将采取军事行动迫使三国从埃及撤军。苏伊士运河战争结束后,苏联在阿以冲突中明确转为支持阿拉伯国家。英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急剧下降,苏美开始在中东对峙。在苏联看来,中东国家清晰地分为美国阵营和苏联阵营,以色列则被视为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1 Gregg Rickman, "The PLO and Iraq in the Twilight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 No. 3, September 2000.

2 Yevgeny Primakov, *Russia and the Arabs*, translated by Paul Could,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9, p.59.

三、从苏美对抗到苏联解体（1956—1991年）

从1956年到1976年，苏联在中东的外交以苏美较量为核心，以阿以冲突为抓手，以阿拉伯共和制国家为基础，以埃及为主要支柱，以军事援助为主要手段。

苏伊士运河战争结束后，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声望受到沉重打击。面对中东地区可能出现的真空，1957年美国提出“艾森豪威尔主义”，对中东国家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在必要时可动用武力对抗苏联的威胁，以达到防止苏联势力在中东扩展的目的。1958年7月，伊拉克爆发革命。美国和英国分别出兵黎巴嫩和约旦

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公开表示，中东是与苏联安全密切相关的邻近地区，中东国家问题的解决不能由西方国家垄断，必须经过联合国或世界大国协商。

以应对伊拉克革命带来的冲击。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公开表示，中东是与苏联安全密切相关的邻近地区，中东国家问题的解决不能由西方国家垄断，必须经过联合国或世界大国协商。¹ 1959年，伊拉克政府宣布正式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该组织被迫将总部迁往土耳其安卡拉，并更名为中央条约组织（CENTO）。尽管该组织直到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才正式解散，但由美国主导拼凑的这个反苏军事体系在1959年已经事实上崩溃。这是苏联在中东地区的一次重大胜利。

苏联将阿拉伯共和制国家视为主要伙伴。1954年之后，叙利亚重视发展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成为第二个接受苏联军援的阿拉伯国家。从1955年到1960年，苏联向叙利亚提供了超过2亿美元的军援。苏联支持1958年伊拉克革命，从1959年开始向伊拉克提供军事装备。1962年，也门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宣布成立阿拉伯也门共和国，苏联最早对其予以外交承认。1964年3月，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和苏联签订友好条约。1967年南也门独立，苏联立即予以外交承认。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苏联对阿尔及利亚革命者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1960年10月苏联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1962年与之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苏联在中东的主要支柱是埃及。1958年，苏联与埃及签订了援建阿斯旺大坝的议定书；1960年阿斯旺大坝开工。苏联一直对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采取反对的立场，因为这种民族主义思想对于苏联本身的稳定不利。1958年，埃及与叙利亚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这遭到苏联的反对。1961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解体，纳赛尔宣布在埃及实施国有化，推行阿拉伯社会主义，苏联与埃及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1964年，赫鲁晓夫访问埃及，这是苏联领导人首次访问阿拉伯国家。另外，苏联与埃及的军事合作也有所增强。20世纪50年代后期，苏联

1 刘竞、张士智、朱莉：《苏联中东关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页。

向埃及提供的主要是型号陈旧的老式装备；从60年代初开始，苏联向埃及提供最新式的米格-21战斗机、萨姆-2导弹和T-54式坦克。¹

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埃及等阿拉伯国家遭到严重失利。战争期间，苏联要求以色列立即停火，在以色列拒绝回应并继续进攻占领戈兰高地后，苏联断绝了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由苏联武器装备起来、由苏联在埃及和叙利亚的军事顾问提供技术支持的阿拉伯国家被以色列击败，这要求苏联予以决定性的回应”。² 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苏联开始加紧武装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1971年，苏联和埃及签订《苏埃友好合作条约》，这是苏联与阿拉伯国家缔结的第一个友好条约。同年，苏联援建的埃及阿斯旺大坝竣工。1968年伊拉克复兴党上台执政后，与苏联的关系更趋紧密；1972年两国签订《苏伊友好合作条约》。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苏联还承诺从1967年7月到1968年12月向叙利亚提供25亿美元的军援，1972年叙利亚也和苏联签订了安全协定。

1970年上台的埃及总统萨达特由于内政和外交的原因对苏联不满。1972年7月，萨达特宣布驱逐苏联专家。但是为了实现“以战迫和”的目标，萨达特还需要苏联提供武器以对抗以色列，双方关系并未完全破裂。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埃及在前期取得一定优势，但最终战败。战争期间，“美国对以色列坚定不移的支持表明苏联援助价值的有限性，并最终说服莫斯科的阿拉伯代理人应与美国结盟”。³ 在实现停火之后，苏联被排除在埃以和谈之外。1974年，在美国调解下，埃及和以色列签订了第一个脱离军事接触协议，并于次年签订了第二个脱离军事接触协议。埃及和美国也恢复了于1967年中断的外交关系。埃及与美国的关系持续改善，但与苏联的关系却持续恶化。1976年，埃及宣布废除与苏联的友好合作条约，两国关系彻底破裂。

从1976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随着苏联国力逐渐衰弱以及在中东地区的政策失误，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力日渐萎缩。

在这一时期，苏联在中东地区主要面临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苏联在叙利亚、南也门、利比亚和红海地区的影响力有所扩大，但总体上在海湾和地中海东南岸地区布局不力，逐渐从中东的核心走向边缘。在埃及受挫之后，苏联在叙利亚加大了投入，通过大规模提供武器装备，迅速恢复了叙利亚的军力。1979年埃及和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促使叙利亚进一步加强与苏关系，并于1980年与苏联签订《叙苏友好合作条约》。叙利亚向苏军开放塔尔图斯港，并于1974年将之升格为苏军的海外基地。1979年10月，苏联

1 Helen Chapin Metz, *Egypt: A Country Study*,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1990.

2 Yevgeny Primakov, *Russia and the Arabs*, translated by Paul Could,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9, p.259.

3 [美] 约翰·J. 米尔斯海默、[美] 斯蒂芬·M. 沃尔特：《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王传兴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46页。

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签署《苏也友好合作条约》，并获得了亚丁港的使用权及在索科特拉岛建立军事基地的权利。在利比亚，1974年苏联开始向卡扎菲提供武器。1975年，苏联领导人柯西金访问利比亚，而卡扎菲也于1976年、1981年和1985年多次访问莫斯科。苏联和利比亚的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日益密切，1987年苏联和东欧国家常驻利比亚的军事顾问达到3500人。此外，从1974年开始，苏联以牺牲索马里为代价强化了在埃塞俄比亚的存在。

但在中东的核心地区，苏联的影响力面临严峻挑战。首先，苏联与伊拉克的关系逐渐趋于冷淡。苏联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的表现令伊拉克不满。1974年，伊拉克复兴党内部开始有人主张平衡发展与西方国家和苏东阵营的关系，暴涨的石油价格使得伊拉克增强了与西方企业打交道的能力，伊拉克还提出了武器来源多样化的主张。¹ 其次，苏联与叙利亚的关系也不是一帆风顺。1974年，在美国的斡旋下叙利亚与以色列签订了脱离军事接触协议，随后叙利亚与美国恢复了中断7年的外交关系。苏叙分歧还涉及叙利亚在黎巴嫩内战中的立场。1976年叙利亚出兵黎巴嫩保护基督教势力，遭到苏联批评。在海湾地区，除科威特1963年3月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外，其他海湾阿拉伯君主制国家与苏联都未建立外交关系。

第二，苏联支持反对埃以媾和的阿拉伯力量组成“拒绝阵线”，但该集团既未能有效孤立埃及，也未能削弱以色列。1977年11月，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以色列，阿拉伯国家普遍表示反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倡议组成“拒绝阵线”，包括利比亚、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南也门和巴解组织。但“拒绝阵线”成员内部以及成员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孤立埃及和反对以色列上未能达成一致立场。1978年，南也门发生政变。1979年，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对政府目标发动袭击，并在1982年爆发哈马事件。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后，叙利亚和利比亚对伊朗的支持招致其他“拒绝阵线”成员的不满。另外，尽管面临“拒绝阵线”成员的压力，苏丹、索马里、阿曼等国仍然与埃及维持着外交关系，而以色列也通过1978年入侵南黎巴嫩打击“拒绝阵线”的声誉。

第三，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极大恶化了苏联与中东和伊斯兰国家的关系。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与苏联关系密切的伊拉克也对苏联进行谴责，土耳其加速与美国进行军事合作，伊朗为阿富汗反苏游击队提供行动便利。一度因反对埃以媾和而与苏联接近的沙特阿拉伯坚持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推动伊斯兰会议组织于1980年1月召开会议。这次会议严厉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中止了阿富汗的成员资格，并呼吁伊斯兰国家与阿富汗断绝外交关系。²

1 Helen Chapin Metz, ed., *Iraq: A Country Study*, Washington D.C.: GPO for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1988.

2 Robert O. Freedman, *Moscow and the Middle East: Soviet Policy since the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78.

第四,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和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后,苏联试图在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实现平衡,但效果不佳。在伊朗方面,亲美的巴列维政权被伊斯兰革命所推翻,这被苏联视为削弱美国的机遇,但伊朗革命领袖霍梅尼则一直对苏联保持警惕。苏联支持伊朗境内的人民党及左翼势力,入侵阿富汗使伊朗接纳200万阿富汗难民并付出沉重代价,成为伊拉克军火的主要提供者,这些因素都使伊朗对苏联不满。¹1987年,苏联应科威特要求为其油轮护航,更加激起伊朗的愤怒。1987年5月,一艘伊朗快艇攻击了苏联的货船,另一艘苏联船只遭到水雷攻击,但苏联对此都保持了克制。在伊拉克方面,两伊战争初期伊拉克的优势令苏联担忧伊朗反美政权崩溃,因此拒绝向伊拉克提供武器,直到1982年伊朗反攻伊拉克时苏联才恢复武器供应。但伊拉克对苏联的不满并未因此缓解,同时努力发展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1984年,伊拉克与美国恢复了1967年中断的外交关系。²

第五,苏联对于支持叙利亚的态度前后不连贯,未能持续巩固这个至关重要的立足点。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并击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下简称巴解组织),使叙利亚处于劣势。阿拉伯国家普遍批评苏联对巴解组织和叙利亚支持不力。鉴于苏联在整个中东核心地区影响力的萎缩,叙利亚已经成为苏联在中东布局的核心。1982年11月安德罗波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后,决定用先进武器重新武装叙利亚。但仅仅三年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调整对叙政策,公开批评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冒险举动,并减少对叙利亚的援助。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指出:“大约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向中东大量提供现代化或接近现代化的武器,成了我国政策和美国政策的经常性因素。自1986年起,我们便开始纠正,逐步限制武器供应。”³在这一政策指导下,苏联对叙利亚的军事援助从1980年至1984年的年均24亿美元锐减到1985年至1989年的年均13亿美元,顾问也从4000人减少到1800人。⁴对于黎巴嫩亲叙利亚的左翼力量,包括卡迈勒·琼布拉特(Kamal Fouad Jumblatt)领导的德鲁兹左翼政治力量和亲苏的黎巴嫩共产党,苏联也是仅限于提供部分援助和舆论支持,尽量减少直接介入。⁵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的中东政策出现了根本性的调整。戈尔巴乔夫试图与亲美的中东国家改善关系,同时维持与传统盟友的关系,其总体思路是与美国

1 Mark N. Katz, "Iran and Russia," The Iran Primer,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http://iranprimer.usip.org/resource/iran-and-russia>, 2014-04-22.

2 Mark N. Katz, "Soviet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Current History*, Feb. 1988, p.58.

3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88页。

4 Michael Sharnoff, "The Syria-Soviet Alliance," *Focus Quarterly*, Vol.3, No.1, Spring 2009.

5 Galia Golan, *Soviet Policies in the Middle East: From World War Two to Gorbachev*,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24.

在中东地区从对抗转为合作。但这一调整最终并未实现更为平衡的外交目标，相反却导致苏联既有中东外交布局的崩溃。这一调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与亲美的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1985年，阿曼和阿联酋分别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苏联也在苏埃关系1976年破裂之后再次派出驻埃大使，并允诺向约旦提供武器。其次，调整对阿以冲突的立场。在阿以冲突问题上，苏联开始努力劝说巴解组织改变立场，并与以色列逐渐改善关系。1988年4月，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会晤阿拉法特，试图劝说他改变对以色列的立场；6月，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会见以色列总理沙米尔；11月，巴解组织全国委员会通过《独立宣言》，宣布建国。1989年，苏联和以色列双方决定将外交关系提升为领事级，同时将巴解组织驻莫斯科使团提升为大使级。苏联也开始允许苏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1991年10月24日，苏联重开驻以色列使馆。最后，在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中不支持伊拉克。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危机爆发。苏联没有支持传统盟友伊拉克，反而与美国一起对伊拉克加以谴责。巴勒斯坦人希望把海湾危机与巴勒斯坦局势挂钩，让世界同时关注巴勒斯坦大起义，但苏联并未满足巴勒斯坦人的要求。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戈尔巴乔夫采取了支持美国的立场，“在海湾战争的炮声中经受了考验的苏美关系获得了相当牢固的性质”。¹ 苏联与以色列不断接近以及在海湾战争中不支持萨达姆，最终迫使巴解组织接受中东和谈。1991年12月苏联解体时，苏联在失去绝大部分旧盟友的同时，并没有赢得真正的新盟友。总的看，戈尔巴乔夫的调整并未实现苏联更为平衡的外交目标，相反却导致苏联既有中东外交安排的崩溃。

四、俄罗斯联邦的中东政策（1991年至今）

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正式独立。在1991年至1999年叶利钦任总统时期，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全面萎缩。

全面萎缩的表现第一是俄因国力有限调整了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布局。俄罗斯在中东地区最为优先的外交方向是前苏联的南部邻国土耳其和伊朗；接着是海湾地区，苏联谋求在伊朗、伊拉克和海合会国家之间寻找平衡；然后是地中海东南岸地区，包括以色列、叙利亚、黎巴嫩、埃及、约旦和巴勒斯坦；而整个北非地区的重要性更是急剧下降。这种重要性上由近及远依次递减的外交布局，与苏联时期在中东的外交局面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俄罗斯影响力的全面萎缩。第二，迫于美国压力，俄罗斯对传统盟友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的支持力度明显减弱。第三，在经济考量与战略考量不能兼顾时，往往为了前者而牺牲后者。第四，在

1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94页。

众多热点问题上,俄罗斯往往只能扮演配角,甚至在涉及自身关键利益的一些问题上也软弱无力。第五,未能有效利用中东地区与西方大国展开博弈,以维护自身的全球和战略利益。

具体到国家来说,伊朗成为俄罗斯这一阶段中东政策的重点。苏联解体前,由于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1989年苏联撤出阿富汗,苏联和伊朗的关系已经有所改善。苏联解体和霍梅尼去世更是消除了两国关系发展中的意识形态障碍。核合作也成为深化俄罗斯与伊朗关系的重要推动力。1992年两国签署了双边核合作协议,1995年双方同意由俄罗斯承建布什尔核电站。另外,军品贸易也是两国关系的重要方面。从1992年到2003年,俄罗斯向伊朗出口的军事装备总额达40亿美元,伊朗已经成为中东进口俄罗斯装备最多的国家。¹在车臣战争期间,伊朗没有对车臣非法武装提供支持;在1992年到1997年塔吉克斯坦内战期间,伊朗协助俄罗斯实现了停火;两国还共同反对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²除此之外,在维护高加索和中亚安全以及反对北约东扩方面,双方也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1995年美俄达成《戈尔—切尔诺梅尔金协定》,俄承诺减少对伊朗的军品贸易和核合作,引发了伊朗的不满。

俄罗斯与土耳其关系改善,但仍存有一些问题。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于土耳其的经济和军事战略优势急剧缩小以及由于格鲁吉亚独立而导致两国失去共同边界”成为两国改善关系的基础。³这些根本性的变化增加了土耳其的安全感,打消了与俄发展关系的顾虑。土耳其一跃成为俄罗斯在中东最大的贸易伙伴,土耳其企业在俄罗斯承包了大量建筑工程,俄罗斯游客也大量前往土耳其。土耳其还是俄罗斯天然气的主要买家之一,也购入大量俄罗斯军事装备。但土耳其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比较活跃,对车臣叛军也采取了支持的立场,这些因素制约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在伊拉克方面,叶利钦政府早期对萨达姆政权持反对立场,公开支持制裁伊拉克。1995年4月,俄罗斯杜马通过决议,要求取消对伊拉克的制裁,以便扩展俄在伊拉克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最直接的目的是收回伊拉克欠俄的70亿美元军火款。在叙利亚方面,俄在叙的经济利益有限,军火贸易规模也受到叙利亚支付能力的限制,但叙利亚塔尔图斯的海军基地对于俄罗斯而言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维持与叙利亚的关系既是俄展示其历史上在中东地区有强大影响力的

1 Nugzar Ter-Oganov, "The Russian-Iranian Nuclear Cooperation," Review No. 5, Nov 2006, The Alliance Center for Iranian Studies, Tel Aviv University, <http://humanities.tau.ac.il/iranian/en/previous-reviews/10-iran-pulse-en/122-5,2014-04-22>.

2 Mark N. Katz, "Iran and Russia," The Iran Primer,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http://iranprimer.usip.org/resource/iran-and-russia,2014-04-22>.

3 Sener Akturk, "Russian-Turkish Relations in the 21th Century: 2000-2012,"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No. 25, March 2013, p.2.

唯一象征,也有利于俄在中东地区乃至国际问题上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大国地位。在利比亚方面,1992年,在俄罗斯的配合下,联合国通过了制裁利比亚的决议。1999年4月,联合国取消了对利比亚的制裁,随后俄罗斯也中止了对利比亚的制裁,两国关系开始恢复。

这个时期,以色列成为俄在中东仅次于土耳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俄希望通过强化与以色列的关系避免在巴以和谈问题上被进一步边缘化,希望通过与以色列展开军工合作提升技术水平。另外,上百万俄罗斯犹太人移民以色列也成为强化俄以关系的积极因素。从以色列方面看,它需要俄罗斯在向伊朗、伊拉克和利比亚等国提供武器和核技术方面保持克制,同时希望俄在中东问题上不要偏袒其盟友叙利亚。¹

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外交政策可以概括为“努力与该地区所有愿意与莫斯科成为朋友的人交朋友”。

从2000年普京当选总统到2011年中东变局爆发,俄罗斯在中东开始实行全方位外交,在中东的影响力有所恢复和扩大。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外交政策可以概括为“努力与该地区所有愿意与莫斯科成为朋友的人交朋友”。²这种在中东的全方位外交帮助俄罗斯与该地区所有主要国家和一些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体建立了密切关系,包括反美的伊朗和叙利亚,作为美国盟友的沙特阿拉伯、埃及、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和约旦,政权更迭后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巴以冲突中的以色列和巴解组织,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和黎巴嫩的真主党,以及属于中间势力的土耳其、黎巴嫩和利比亚。“事实上,俄罗斯与(中东地区)所有的政府和大部分的主要反对派运动都有着良好的关系,显然基地组织除外”。³

2000年6月28日,普京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指出,“鉴于包括波斯湾地区和北非在内的中东地区局势对世界局势的影响,俄罗斯将致力于稳定该地区的局势。基于和平进程共同发起国的地位,俄罗斯努力寻求积极参与该地区后危机局势的正常化。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的优先任务是恢复和强化自身在该地区的地位,尤其是经济地位,该地区非常富饶且对我们的利益至关重要”。⁴2008年7月12日,梅德韦杰夫批准的新版《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指出,俄罗斯的“主要目标是在国际接受的基础上,通过集体努力在阿以冲突的所有方面实现全面和持久的解决,包括建立与以色列在安全与和平状态下共存的

1 Robert O. Freedman, "Russian Policy toward the Middle East under Yeltsin and Putin," *Jerusalem Letter/Viewpoints*, No. 461, September 2001.

2 Mark N. Katz, "Russia's Policy toward the Middle East,"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No. 83, September 2010, p.4.

3 Mark N. Katz, "Moscow's Middle East Policy," *Focus Quarterly*, Vol.8, No.1, Winter 2014.

4 "The Foreign Policy Concept of Russian Federation," Approved on June 28, 2000, <http://www.fas.org/nuke/guide/russia/doctrine/econcept.htm>, 2014-04-22.

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俄罗斯联邦支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更多的集体努力，为在伊拉克通过民族和解停止暴力和达成政治解决作出贡献，并充分恢复该国的国体和经济。为了提升与伊斯兰世界各国的互动，俄罗斯将利用其伊斯兰会议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观察员国的地位，并将在落实八国集团与大中东和北非地区伙伴关系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优先关注发展与该地区国家互利的经济合作，尤其是在能源部门，这对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具有战略重要性。”¹ 梅德韦杰夫还明确提出进一步发展与土耳其、埃及、阿尔及利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利比亚的关系。

在俄罗斯与伊朗关系方面，2000年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提出“进一步发展与伊朗的关系非常重要”。同年，普京宣布废除《戈尔—切尔诺梅尔金协定》，与伊朗进行新的武器贸易，并承诺完成布什尔核电站的建设。2001年3月，伊朗总统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访问俄罗斯，成为1979年以来首位访俄的伊朗总统。后来在俄罗斯积极参与了伊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上，俄罗斯是重要的一方，它虽曾在2010年之前支持涉伊的联合国制裁决议，但同时也反对军事打击伊朗。2011年9月，俄罗斯承建的布什尔核电站正式启动。普京也努力重启在20世纪90年代趋于冷淡的俄叙关系，并向叙利亚提供武器。在埃及方面，2005年普京访问开罗，开启他当选总统后的首次中东之行。埃及是普京作为总统访问的第一个阿拉伯国家，也是1964年赫鲁晓夫访埃后俄罗斯最高领导人首次访埃。2009年6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埃及。俄罗斯继续发展与以色列的密切关系。2005年和2012年普京两次访问以色列，并同时访问巴勒斯坦。2011年梅德韦杰夫作为总统对巴勒斯坦进行了访问；他原本计划同时访问以色列，但由于以色列外交部罢工而未能成行。

2011年中东变局爆发，对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全方位外交提出重大挑战。梅德韦杰夫总统在利比亚问题上的立场被批评为软弱无力，既未能维护俄罗斯的基本外交原则，也损害了俄的大国地位。叙利亚危机发生后，俄罗斯转而采取了强硬立场。因为对俄罗斯而言，叙利亚问题关联着其在中东地区除经济层面之外的所有关键利益，尤其是在与西方国家博弈、维持大国地位、防止恐怖势力扩散以及保证俄罗斯在叙利亚塔尔图斯的军港等方面。2011年10月、2012年2月和7月，俄罗斯和中国一道在联合国安理会连续三次否决涉叙决议，阻止了西方国家和中东地区某些国家对叙利亚动武的企图。2012年6月，俄罗斯全力推动叙利亚问题日内瓦会议召开，达成主张政治解决的日内瓦公报。2013年9月，俄罗斯推动以政治途径解决叙利亚化武危机。2014年1月，叙利亚问题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在瑞士举行，进一步强调了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立场。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强有

1 "The Foreign Policy Concept of Russian Federation," Approved on July 12, 2008, pp.19-20, http://www.russianmission.eu/userfiles/file/foreign_policy_concept_english.pdf, 2014-04-22.

力的立场显示了其在中东地区更加积极进取的外交动向。

然而，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其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土耳其等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国家的关系。2011年12月6日，俄罗斯驻卡塔尔大使甚至在多哈机场遭到卡塔尔海关人员和警察的殴打。驻外大使代表着该国的国家形象，殴打事件必然有其背后的原因。不过，俄罗斯并没有改变立场，相反通过一系列举措扩大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2013年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明确提出，要发展与伊斯兰合作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和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的关系。¹ 这种更加积极进取的外交客观上帮助俄罗斯在某些方面扩大了在中东的影响力。突出的例子是，俄罗斯在强化与埃及的关系。2013年4月，时任埃及总统穆尔西（Mohamed Morsy）访俄。在2013年7月埃及政局变化后，11月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联手访埃，与埃及方面进行了2+2会谈；2014年2月，埃及国防部长塞西和外交部长法赫米联手访问俄罗斯，在2+2会谈中商定价值30亿美元的军售合同。

在2014年5月23日召开的第三届莫斯科国际安全大会（MCIS）上，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国防部长绍伊古、俄军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Valery Gerasimov）等高官集中阐释了俄罗斯对中东变局的看法。在叙利亚问题上，拉夫罗夫表示，政权更迭不是解决办法，在叙利亚首先要做的是停止暴力和反对恐怖主义，以人道主义危机为借口进行外部军事干预只能适得其反。俄军总参谋部作战总局局长弗拉基米尔·扎鲁德尼茨基（Vladimir Zarudnitsky）将中东变局中阿拉伯国家政权的更迭视为颜色革命，并认为颜色革命已经成为一种新形式的战争。在俄罗斯看来，埃及的塞西、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等军事和政治强人有能力领导国家实现稳定，并进而为维护中东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作出贡献。在俄罗斯中东外交的布局中，正在逐渐显现出特别关注埃及、叙利亚和伊朗等国的倾向，而如何改善与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国的关系，依然是俄中东政策目前面临的挑战。

1 "The Foreign Policy Concept of Russian Federation," Approved on Feb 12, 2013, http://www.mid.ru/bdcmp/brp_4.nsf/e78a48070f128a7b43256999005bcbb3/76389fec168189ed44257b2e0039b16d!OpenDocument, 2014-04-22.